往事知多少

朱健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本书包括“从‘遭遇李后主’说起”、“胡风这个名字”、“精神界人非骄子”、“清水素馨奠路翎”、“书外的话”、“贾先生风流事”、“又见贾先生”等章节。

书　名：往事知多少

作　者：朱健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ISBN：7-216-04490-8

中图分类号 I267.1

定　价：27.00

从“遭遇李后主”说起

——代序

“往事知多少”，是我跟小学老师学到的第一句“纯文学”语言。老师说，知多少意思就是不知多少。一言点化，凿我混沌，泽惠终生。只是老师姓氏尊讳当时即未弄清，而今更无从查稽。回望当年情景，老师大概是应友辈约请，临时代几节课，讲的全是李后主。无妨臆测，老师乃文曲星下凡潇洒走一回，只是为我辈小子展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生机无尽，造化万端。

教小学生读后主词，有点匪夷所思。但亦可借遭遇李后主话题，聊叙当年教育文化生态一斑。七十多年前学制，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初小毕业后经考试及格入高小。高小第一堂国文课即遭遇李后主。老师板书，“煜”和“虞”两个字我都不认识。听老师讲这位虞美人在什

么小楼念了句什么东风害死了一位皇上,像是听童话,倒也有趣。糊里糊涂听了,糊里糊涂忘掉一些也记住一些,比如什么词牌、词谱之类。非仅此也,高小二年级教国文的是位李老师,他的绝活是林黛玉《葬花词》。老师眯着眼摇头晃脑,连讲半个月,动情处声泪俱下,涕泪滂沱,弄得我们想笑又不敢大声笑,课堂效果实在不怎么样。后来自己读《葬花词》了,想起李老师又不免心生感激。最难忘的是教导主任彭老师,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好饮酒,喜书法,常于晚饭后临窗挥毫,兴起时甚至赤膊上阵,引来众生徒围聚而观。笔底风生水起,多半是我们猜也猜不出的字。书毕,自署鲁西大傻,志得意满,溢于言表。生徒或有索取,则听任自选,并补题"贤契某某属书"之类。课堂上下各显才情搞个性化自由教学的老师远不止这几位。教历史的张老师常在讲课之余来几句京戏。另位张老师教数学,两手皆执粉笔,板书则左右开弓。音乐老师风琴伴奏教唱《苏武牧羊》后又教唱《桃花江是美人窝》。这些老师当年大多二十几岁,生于民国初肇前后,颇受旧学熏染,更重要的是他们长而受学,正赶上"五四"狂飙突进,所以尽管李后主林黛玉有机会走上讲坛,主旋律终归还是德先生赛先生陈独秀鲁迅胡适徐志摩苏曼殊以及泰戈尔冰心这些名字——名字而已。间或听老师讲几句评介或轶闻趣事,如鲁迅原名周树人,有个弟弟周作人;苏曼殊性情浪漫,一次能吃白糖一斤多之类。讲的最多的是另位张老师,自言读大学时常在天津

《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发表文章(按:当年大学生教小学生并不稀罕,我有位父执颜巽之先生大学毕业后,长期任乡村小学校长),故而谙熟文坛掌故,对我影响至大者是推荐蒋光慈的两部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令我生平第一次领会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读书之乐。蒋光慈的长诗《哭列宁》使我知道世间有列宁其人。另首长诗《钢刀与肉头》我背诵得滚瓜烂熟,迄今还记得开首几句:“大将军的钢刀/小百姓的肉头/钢刀闪闪亮/肉头滚滚流……”由此可知,我读新文学作品,起点实在不高。碰上蒋光慈,固属偶然,细究起来,亦时势使然。

往事知多少——两年高小,课堂内外,往事实在不知多少。这里还没说每年五月开始接连不断的勿忘国耻、打倒帝国主义大游行和街头讲演活动。而今细细思量,积淀心灵最深处的莫过“遭遇李后主”和“熟读蒋光慈”。作为各持一端的文化生命符号或隐喻,在我不算太短的人生历程中,此消彼长,此长彼消,飞扬跋厉,怡然自得,怎么也夹缠不清。暮年盘点,心境渐近澄明,还是夹缠不清。故而此生决计不写什么回忆录以及“口述”之类,以一己之昏昏,贻智者笑。然春花秋月,落红尽是有情物,千里婵娟共管弦。师友教益,伙伴游踪,每有忆及,莫不怦然心动,不能自已,率笔采拾,兴尽乃至。不成敬意,聊表感念之情而已。

二〇〇五年七月酷暑

■ CONTENTS

目录

从“遭遇李后主”说起
——代序 / 1

胡风这个名字…… / 1

精神界人非骄子 / 17

清水素馨奠路翎 / 26

书外的话
——关于路翎 / 32

信而有征《路翎传》
——兼及王丽丽的“胡风研究” / 35

贾先生风流事 / 38

又见贾先生 / 40

■CONTENTS
目录

水光云影话燕郊 / 44

新年听诗 / 50

影事杂记 / 52

罗江杂记
——记李广田老师 / 64

抚摸历史
——重读《少年果戈里》/ 81

想起了《银狐集》/ 84

机智的诗 / 87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晏阳初种种 / 89

“大瀑布,真好玩……” / 95

■CONTENTS
目录

“乡农学校”旧事 / 101

两位梁先生 / 106

追思席朝杰先生 / 115

追思林辰先生 / 120

我骗我师 / 123

《辞源》记趣 / 126

混进《辞源》/ 131

端木杂忆 / 141

诗人赵枫林 / 145

有此一说：屈原好比梅兰芳 / 149

大师红楼“梦”难圆
——吴宓的“大小说” / 158

■CONTENTS
目录

兰州往事
——忆陈兆昌先生 / 166

“李宗仁的文明棍”
——亡友刘守身二三事 / 176

莫应丰琐事 / 187

诗缘旧情悼邹绛 / 193

记小白 / 196

老郅 / 199

故人生死两茫茫 / 203

化入诗的生命 / 206

傅白芦的书 / 208

陈远宁的书 / 210

■CONTENTS
目录

朱纯的书 / 213

读《逝去的岁月》书后 / 216

李约拿的书 / 218

杨亚杰的书 / 220

萧湘的书
——读《唐诗的弃儿》/ 228

“背犁者”之歌 / 231

未结酒缘结书缘 / 233

《书前书后》书外 / 237

2001 年诗缘纪事 / 239

致朱正
——兼及舒芜《我思,谁在?》/ 243

■CONTENTS
目录

致周实 / 249

我读契科夫 / 254

唐塔·乌龙院 / 257

一张老歌片 / 261

“耶稣雀庭”旧闻 / 265

缘悭一面资中筠 / 270

买书奇遇记 / 273

《潇园随笔》序 / 276

《无霜斋札记》序 / 278

《碎红偶拾》序 / 280

我的书斋 / 281

我的书缘 / 282

往事知多少 / 285

后记 / 288

胡风这个名字……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书影，李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 1 版。

胡风这个名字，最初知道是因为诗，因为鲁迅的书。

1939 年，作为一名山东流亡学生，我在川北小城罗江读初中。诗人、散文大家李广田先生是我们的国文老师。李老师教书别有章法，基本上不用当时的“教育部审定教科书”而自选自编教材。这样，我们便有幸在课堂上听到李老师吟诵艾青的《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听到田间的街头诗和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也听到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和曹葆华的铅印线装的十四行诗。老实说，对诗我那时并无多少感应，心灵尚处于混沌未开的浑浑噩噩状态。倒是对李老师朗读的高尔基、鲁迅、果戈里的散文和小说更感兴趣。但因为诗，却知道了《七月》，知道了《七月》主编是胡风——仅仅知道名字而已。

两年受业，在李老师的启迪下，我终于怀着虔诚的心直接捧读鲁迅的书了。虽然并无多少理解，然而，鲁迅的形象，作为可感知的实体，在年轻的心灵中，却愈

来愈崇高和亲近。忘记了是什么版本的《鲁迅杂感选集》,厚厚一册,棕褐封面,粗黑字体;逐篇读去,读到了答徐懋庸那封著名的长信。于是第一次知道了“两个口号”、“四条汉子”这样别致的名词;知道了“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这样犀利的警句。当然也知道了巴金、黄源、胡风等一连串名字和与这些名字相联结的鲁迅的浓烈的情感。

已经不是仅仅知道名字而已了。心灵虽未脱离混沌状态,但已开始感觉到《七月》主编胡风这个名字,和我尚不完全理解的某种庄严、沉重的事物纠结着。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写起诗来。怎么也没想到几年之后会收到胡风寄到陕西庙台子被退回、又经辗转寻求才到了我手中的一封信,而且是因为诗。当然更是怎么也没想到由这封信会引发出一出长达数十年的悲悲喜喜的生活戏剧;从满头青丝到齿危发秃,至今仿佛仍未落幕。



《胡风全集》书影,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44 年夏天我在重庆沙坪坝收到的这封信,也许称得上一个小小的传奇,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和当事人的人格印记。这里,无妨做一点大而化之的回顾。

1941 年,皖南事变灾难风暴的余威,把我从秀美僻静的川北小城,抛到了黄土苍穹、劲风大谷的西北高原。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治逃亡者。浑浑噩噩的心灵中积聚着热烈悲壮的追求,苍凉激越的幻梦,迷惘失落的寂寞。此种情感,犹如西北高原雄浑苍茫的风景在心灵中的投影;或者说,西

北高原雄浑苍茫的风景犹如此种情感的外部存在。而每一个政治逃亡者于茫茫人海中总是有着无数难言之隐、难言之苦、难言之痛的。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艾青、田间、天蓝那些浸染着祖国和人民血泪苦难的诗句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成为我可与之倾吐情愫，接通呼吸的活的对象。于是，摹仿他们的声音，我在一些零碎纸片上记下几行自己的难言之隐、难言之苦、难言之痛。一吐为快而已，哪里想到过这可以称之为诗。三年左右的时间，我颠簸流转于古城兰州、邠州再到传说是留侯张良从赤松子游处的雄伟奇丽的庙台子，以汽车站站员这类卑微的职业谋生；短句写了就丢，丢了又写，居然有薄薄的一本了。远在重庆的少年挚友诗人白莎，不断地寄来鼓励，寄来他所能收集到的诗刊、诗集。比如桂林出版的刊物《诗创作》和《七月诗丛》。于是，我便读到了胡风的《论诗短札》，读到了 SM、绿原、鲁藜、冀汸的诗集。紫柏山麓，青羊河畔，深夜闭户，摇曳的烛光下，披读这些芳香四溢的诗文，我的心沉静、清亮而热烈，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领受着诗的启蒙和洗礼。初识诗之之无，我领会到的诗学开宗明义之篇是：庄严地对待人生，庄严地对待诗。

也许正是这种理解，使我于 1943 年岁暮年终，在小小的大学城城固和谷风即牛汉邂逅相遇时，遂能片言订交，一见倾心。流连于大学生们戏称为“高尔基甜酒店”灯影下，仰卧在冬天汉江干涸的河滩上，我们语无伦次，滔滔不绝，不知道说了多少莫名其妙的荒言谵语。

当然，不能不说到胡风这个名字。因为，在当时的所谓文艺风景线上，谈文学，不能不说到胡风；谈诗，更

不能不谈到胡风。胡风这个名字是那么一个巨大的存在，使人们怎么也避不开他，绕不过去。但对于牛汉和我而言，无论如何也未敢奢望自己会和胡风的名字搭上干系，更不用说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谷风即牛汉当时虽已以长诗《绿色的鄂尔多斯》引人瞩目，我却连半行诗也没发表过。

从城固回到庙台子，我写了一首较长的诗，后来题为《骆驼和星》。多年胸中块垒郁结，一触而燃，我写得全不费力，热泪涔涔，痛快淋漓。写毕，朝阳初起，如释重负，急切切寄给白莎。他回信未置可否，我也未再问下落。不久，我从庙台子到了陕川界上的宁强，继续当一名小小的站员，与名副其实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厮混度日。半年后，由于不必细说的原因，我沿嘉陵江顺水而下到了重庆，寄寓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学生宿舍里，过着半饥半饱的失业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到了胡风的信。

胡风的信在我和我年轻的伙伴们中间引起的骚动，今日重叙，可能被认为着意夸张。因为，现在的人们实在难以想像胡风这个名字在 40 年代部分年轻人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请公正的文学史家原谅这些年轻人的“幼稚”、“盲从”、“偏激”和“立场观点问题”吧，我们那时的日常谈话中，是经常无所顾忌地直抛心声，称胡风为“鲁迅的大弟子”、“活着的鲁迅”和“中国的别林斯基”的。因此，一封胡风的亲笔信来到我们中间以致引起一场乖张、过火的不文明行为，就是多少可以理解的了。年轻的伙伴们七手八脚把我抬了起来，高呼“呜啦”(那时还不知道喊万岁)，齐力一甩，把我抛到了大学生宿舍中简陋的双人床上层。然后，在那间仅容



胡风照片

身的走道里，咿哩哇啦，扭腰摆股，载歌载舞，跳起了经戴爱莲大师的传播正风行一时的藏族“锅庄”舞。

我当时接到的其实是两封信，都是白莎转来的。一封是写给我的，寄到庙台子，转到宁强又退回重庆。一封是写给白莎，打听我的下落的信。由此开端，书信往返，自1944年至1948年，地点自重庆、川西五通桥、川北邻水、北碚直到湖南长沙，累积而计，总有二十多封吧。青年时代并不知道这些信的真实价值，但心仪之品，仍随我流徙千里；直到解放后，未曾短缺。1955年那场风暴，破门入室，洗劫一空，片纸未存。近年多方寻求，迄今尚无音信。也许如一位当今主事的市委书记所言：现在看是珍贵文物，当年却是罪证，也许经谁批准付之一炬了吧——但愿并非如此。

或已灰飞烟灭，为历史长河增添一点小小的遗憾。但这些有着那个时代印记和当事人人格印记的短信，尽管风雨磨蚀，岁月尘灰，却怎么也无法从我记忆中抹去它的璀璨光华。因为当我刚刚开始独立地在人生道